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八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，盡屠維大淵獻，凡三年。○
丁酉至己亥，西元二一七年至二一九年。

孝獻皇帝癸

建安二十二年 西元二一七年

(一)春，正月，魏王操軍居巢^①，
〔考異〕孫權傳，曹公次居巢，攻濡須，並在去冬，今從魏武紀。孫權保濡須^②。二月，操進攻之。

初，右護軍蔣欽屯宣城^③，蕪湖^④令徐盛收欽屯吏，表斬之。及權在濡須，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，欽每稱徐盛之善，權問之，欽曰：「盛忠而勒疆，有膽略，器用好，萬人督也。今大事未定，臣當助國求才，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？」權善之。

三月，操引軍還，留伏波將軍夏侯惇、都督曹仁、張遼等二十六軍^⑤屯居巢。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，操報使脩好，誓重結婚。

權留平虜將軍^⑥周泰督濡須，朱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，以泰寒門^⑦，不服。權會諸將，大爲酣樂，命泰解衣，權手自指其創痕，問以所起，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。畢，使復服

，權把其臂，流涕曰：「幼平^㉑，卿爲孤兄弟，戰如熊虎，不惜軀命，被創數十^㉒，膚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？」坐罷，住駕，使泰以兵馬道^㉓從。鳴鼓角，作鼓吹^㉔而出，於是盛等乃服。

(二) 夏四月，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。

(三) 六月，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。

(四) 冬，十月，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^㉕，乘金根車^㉖，駕六馬^㉗，設五時副車^㉘。

(五)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。

初，魏王操娶丁夫人，無子；妾劉氏生子昂，卞生四子、丕、彰、植、熊。王使丁夫人每養昂，昂死於穰^㉙，丁夫人哭泣無節，操怒而出之，以卞氏爲繼室。植性機警多藝能，才藻敏贍^㉚，操愛之。操欲以女妻丁儀，丕以儀目眇^㉛，諫止之，儀由是怨丕，與弟黃門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楊修數稱臨菑侯植之才，勸操立以爲嗣。修，彪之子也。操以函密訪於外，尙書崔瑗露板^㉜答曰：「春秋之義，立子以長^㉝。加五官將仁孝聰明，宜承正統，琰以死守之。」植，琰之兄女婿也。尙書僕射毛玠曰：「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，覆宗滅國。廢立，大事，非所宜聞。」東曹掾邢顗曰：「以庶代宗^㉞，先世之戒也，願殿下

深察之。『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，詡曰：「願將軍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業，朝夕孜孜，不違子道，如此而已。」』丕從之，深自砥礪。它日，操屏人問詡，詡嘿然不對。操曰：「與卿言而不答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屬有所思，故不卽對耳！」操曰：「何思？」詡曰：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。」操大笑。操嘗出征，丕、植並送路側，植稱述功德，發言有章，左右屬目，操亦悅焉！丕悵然自失。濟陰吳質耳語曰：「王當行，流涕可也！」及辭，丕涕泣而拜，操及左右咸獻歎，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。植既任性而行，不自雕飾，五官將御之以術，驕情自飾，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，故遂定爲太子。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：「將軍拜太子，天下莫不喜，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。」夫人曰：「王自以丕年大，故用爲嗣，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，亦何爲當重賜遺乎！」長御還，具以語操。操悅曰：「怒不變容，喜不失節，故最爲難。」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：「辛君知我喜不？」毗以告其女憲英，憲英歎曰：「太子代君主、宗廟、社稷者也。代君不可以不戚，主國不可以不懼，宜戚而懼，而反以爲喜，何以能久？魏其不昌乎？」久之，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，中開司馬門出，操大怒，公車令坐死。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。植妻衣繡，操登臺見之，以違制命，還家賜死。

(六) 漙正說劉備曰：「曹操一舉而降張魯，定漢中，不因此勢以圖巴蜀，而留夏侯淵、張郃屯守，身遽北還，此非其智不逮，而力不足也。必將內有憂徧故耳！今策淵、郃才略，不勝國之將帥，舉衆往討，必可克之。克之日，廣農積穀，觀釁伺隙，上可以傾覆寇敵，尊獎王室；中可以蠶食雍涼，廣拓境土；下可以固守要害，爲持久之計。此蓋天以與我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備善其策，乃率諸將進兵漢中，遣張飛、馬超、吳蘭等屯下辨，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洪拒之。

(七) 魯肅卒，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，督兵萬人鎮陸口。衆人皆爲畯喜，畯固辭，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，發言懇切，至于流涕，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。衆嘉嚴畯能以實讓。

(八)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：「方今克敵寧亂，非衆不濟，而山寇舊惡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。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銳。權從之，以爲帳下右都督。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，扇動山越，權命遜討棧，破之，遂部伍東三郡，彊者爲兵，羸者補戶，得精卒數萬人。宿惡盪除，所過肅清，還屯蕪湖。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，愁擾所在。遜後詣都，言次稱式佳吏。權曰：「式白君而君薦之，何也

？」遜對曰：「式意欲養民，是以白遜；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，不可長也！」權曰：「此誠長者之事，願人不能爲耳！」

(九)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^②。時關羽彊盛，京兆金綽觀漢祚將移，乃與少府耿紀、司直^③韋晃、太醫令吉本^④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謀殺必，挾天子以攻魏，南引關羽爲援。

【註】

① 居巢：縣名，屬廬江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巢縣東北。後漢書郡國志廬江郡居巢注引廣志曰：「有二大湖。」顧祖禹曰：「巢湖在廬州府東五十里。建安中，曹操數與孫氏爭衡於此，諸葛武侯所謂四越巢湖不成者也。」趙一清曰：「四越：一在十四年，一在十八年，一在十九年，並此爲四。廬州即今安徽省合肥縣，四越巢湖不成見諸葛武侯後出師表。」

② 孫權保濡須：胡三省曰：「孫權所保者，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。」

③ 宣城：前漢

縣，屬丹陽郡，後漢省，故城在今安徽省南陵縣東。

④ 蕪湖：縣名，屬丹陽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蕪湖縣東。

⑤ 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、張遼等二十六軍，宋白曰：「以其地卑，蓄水非深而生蕪藻，故曰蕪湖。」

⑥ 晉書職官志曰：「光武建武初，征伐四方，始權時置督軍御史，事竟，罷。建安中，魏武爲相，始遣大將軍督之，二十一年，征孫權還，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。」

⑦ 平虜將軍：胡三省曰：「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。」

⑧ 塞門：寒微之家。

⑨ 幼平：周泰字。

⑩ 戰如熊虎，不惜軀命，被創數十：權初從策討山賊，住宣城

，忽略不治圍落，而山賊猝至，櫓始上馬，賊鋒及已交，秦奮擊，投身衝櫓，身被十二創，是日無秦，櫓幾殆，後從政院討黃祖，拒操軍於赤壁，攻曹仁於南郡，擊魏軍於濡須，皆有功。見吳志周泰傳。

①道：讀曰導。

②鳴鼓角，作鼓吹：鼓角、鼓吹，俱軍旅之樂。鼓謂軍鼓，角，軍中吹器。樂纂曰：「司馬法，軍中之樂，鼓笛爲上，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；細絲高竹不可用也，慮悲聲感人，士卒思歸之故也。」唐紹曰：「鼓吹之樂，以爲軍容。」劉歆曰：「鼓吹未知其始也，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，鳴笛以和簫聲，非八音也。」

③冕十有二

旒：古制，天子冕十有二旒，諸侯九，上大夫七，下大夫五，見周禮夏官弁師。

④金根車：車名。秦并天

下，取殷山車之制作金根車，金根者，以金爲飾。車上有繆龍，文虎，置金馬於衡上，羽蓋黃屋，見後漢書輿服志。

⑤駕六馬：古制，天子之車駕六馬。蔡邕曰：「法駕，上所乘曰金根車，駕六馬。」

⑥五時副

車：後漢書輿服志：「五時車，各如方色，馬亦如之。」蔡邕曰：「五時副車曰五帝車。薛綜東京賦注：「五時之服，各隨其車，車各一色，以爲副貳。副車各一乘，今謂之五帝車也。」

⑦昂死於穽：事見卷六十二建

安二年。

⑧敏隨：敏捷豐富。

⑨眇：一目小。

⑩露板：不封其章奏。

⑪春秋之義，立子以

長：春秋公羊傳曰：「立嫡以長不以賢，立子以貴不以長。」

⑫宗：宗子。

⑬躬素士之業：親執素士

之業。言不以富貴驕人。素士謂士之未出仕者。

⑭孜孜：勤勉不倦貌。

⑮屬有所思：屬，適也；言

適有所思。

⑯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：袁紹、劉志俱以廢嫡立庶而亡，故詔引其事以對。紹父子事見卷

六十四建安六年、七年，表父子事見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。

⑰長御：胡三省曰：「漢皇后宮有旁側、長御

。」

⑱將軍：謂丕。丕爲五官將，故稱之爲將軍。

⑲不：讀曰否。

⑳馳道：應劭曰：「馳

道，天子道也，若今之中道。」

⑤司馬門：顏師古曰：「司馬門者，宮之外門也。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，

主衛士徼巡宿衛，每面各二司馬，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。」

⑥植妻衣繡，操登臺見之，以違制命，還家

賜死：胡三省曰：「以違制命罪植妻，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。」

⑦雍涼：晉書地理志曰：「漢改周之雍州

爲涼州，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。地勢西北邪出，在南山之間。南隔西羌，西通西域，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，獻

帝時，涼州數有亂，河西五郡去州隔遠，於是乃別以爲雍州。宋又依古典定九州，乃合關右以爲雍州。魏時復分

以爲涼州。

⑧下辨：縣名，屬武都郡，故城在今甘肅省成縣西。

⑨峻：音俊。

⑩閑：熟習。

⑪虎威將軍：胡三省曰：「蓋孫權置。」

⑫定威校尉：胡三省曰：「亦權創置。」⑬舊惡：胡三省

曰：「謂自舊爲惡者。」

⑭深地：深險之地。

⑮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銳：胡三省曰：「言可大部伍

，擇取精銳也。」

⑯東三郡：胡三省曰：「丹陽、會稽、新都也。」

⑰愁擾所在：言邈所在之處，

則愁擾其民。

⑱都：謂秣陵。時權都秣陵。

⑲言次：謂言論之間。

⑳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

典兵督許中事：胡三省曰：「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，故以必爲長史典兵督許。」

㉑司直：卽丞相司直

。㉒吉本：姓吉名本。

二十三年西元二一八年

(一)春，正月，吉、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，燒其門，射必中肩。帳下督扶必奔南城①，會天明，邈等衆潰，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②嚴匡共討斬之。

(二) 三月，有星孛于東方。

(三) 曹洪將擊吳蘭，張飛屯固山，聲言欲斷軍後，衆議狐疑，騎都尉曹休曰：「賊實斷道者，當伏兵潛行。今乃先張聲勢，此其不能，明矣！宜及其未集，促擊蘭。蘭破，飛自走矣！」洪從之，進擊破蘭，斬之。三月，張飛、馬超走。休，魏王族子也。

(四) 夏，四月，代郡、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。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，操美潛治代之功。潛曰：「潛於百姓雖寬，於諸胡爲峻。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。彼素驕恣，過寬必弛；旣弛，將攝之以法，此怨叛所由生也。以勢料之，代必復叛。」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。後數十日，三單于反問果至。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使討之。彰少善射御，膂力過人。操戒彰曰：「居家爲父字，受事爲君臣，動以王灋從事，爾其戒之！」

(五) 劉備屯陽平關，夏侯淵、張郃、徐晃等與之相拒。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，徐晃擊破之。張郃屯廣石，備攻之，不能克，急書發益州兵。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、楊洪，洪曰：「漢中，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機會。若無漢中，則無蜀矣！此家門之禍也，發兵何疑？」時灋正從備北行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，衆事皆辦，遂使卽眞。

初，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，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；洪舉門下書佐^⑥何祗有才策，洪尙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；是以西土咸服，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。

秋，七月，魏王操自將擊劉備。九月，至長安。

（六）曹彰擊代郡烏桓，身自搏戰，鎧中數箭，意氣益厲。乘勝逐北，至桑乾之北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千數。時鮮卑大人軻比能^⑦將數萬騎觀望彊弱，見彰力戰，所向皆破，乃請服，北方悉平。

（七）南陽吏民苦繇役^⑧，冬，十月，宛守將侯音反。南陽太守東里袞^⑨與功曹應余進竄得出，音遣騎追之，飛矢交流，余以身蔽袞，被七創而死，音騎執袞以歸。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，魏王操命仁還討音。功曹宗子卿說音曰：「足下順民心，舉大事，遠近莫不望風。然執郡將，逆而無益，何不遣之？」音從之。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，收餘民圍音。會曹仁軍至，共攻之。

【註】

⑥南城：胡三省曰：「許昌之南城也。」

⑦。

⑧攝：儀禮注：「攝猶整也。」

⑨潁川典農中郎將：胡三省曰：「潁川典農中郎將，屯田許下。」

⑩鄢陵侯：國於鄢陵。鄢陵縣，屬潁川郡，故城在今河南省

鄱陵縣西北。

⑤馬鳴閣：在今四川省昭化縣西北，俗名馬頭寨。

⑥廣石：胡三省曰：「當在巴漢之間。」

。

⑦眞：眞除蜀郡太守。⑧書佐：胡三省曰：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，幹主文書。靈帝光和二年，

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上尙書奏牘，前書『年月朔日，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尙書』，後書『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』，後繫『掾臣條，屬臣淮，書佐臣謀。』

今察哈爾蔚縣東北。

⑨鮮卑大人軻比能：魏志鮮卑傳：「軻比能，本小種鮮卑，以勇健，斷法平端，不貪財物，衆推以爲大人。」

姓東里，名衰。

⑩南陽吏民苦繇役：胡三省曰：「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。」

⑪東里衰：複

二十四年西元二九年

(一) 春，正月，曹仁屠宛，斬侯音，復屯樊。

(二) 初，夏侯淵戰雖數勝，魏王操常戒之曰：「爲將當有怯弱時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將

當以勇爲本，行之以智計。但知任勇，一匹夫敵耳！」及淵與劉備相拒，踰年，備自陽平

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營於定軍山。

〔考異〕備傳云：「於定軍山勢作營。」法正傳作定軍，與勢，今從黃忠傳。

淵引兵爭之。漢正曰

：「可擊矣！」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，淵軍大敗，斬淵。

〔考異〕淵傳曰：「備夜燒圍鹿角，淵使張郃護

東圍，自將輕兵護南圍。備挑郃戰，郃軍不利，淵分兵半助郃，爲備所襲，戰死。張郃傳曰：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，淵救火，從他道與備相遇，交戰，短兵接刃，淵遂沒。今從劉備、黃忠、漢正傳。」及益州刺史

趙雲，張郃引兵還陽平。是時新失元帥，軍中擾擾，不知所爲。督軍杜襲與淵司

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，號令諸軍曰：「張將軍國家名將，劉備所憚^⑤。今日事急，非張將軍不能安也。」遂權宜推郃爲軍主。郃出勒兵按陳，諸將皆受郃節度，衆心乃定。明日，備欲渡漢水來攻，諸將以衆寡不敵，欲依水爲陳以拒之。郭淮曰：「此示弱而不足挫敵，非筭也。不如遠水爲陳，引而致之，半濟而後擊之，備可破也。」旣陳，備疑不渡，淮遂堅守，示無還心。以狀聞於魏王操，操善之，遣使假郃節，復以淮爲司馬。

(三)二月，壬子(三十日)，晦，日有食之。

(四)三月，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，軍遮要以臨漢中^⑥。

劉備曰：「曹公雖來，無能爲也，我必有漢川矣！」乃斂衆拒險，終不交鋒。操運米北山下，黃忠引兵欲取之，過期不還，翊軍將軍^⑦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，值操揚兵大出，雲猝與相遇，遂前突其陳，且鬪且卻。魏兵散而復合，追至營下，雲入營，更大開門，偃旗息鼓。魏兵疑雲有伏，引去。雲雷鼓震天，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，魏兵驚駭，自相蹂踐，墮漢水中死者甚多。備明旦自來至雲營，視昨戰處，曰：「子龍一身都爲膽也^⑧。」

操與備相守積月^⑨，魏軍軍士多亡^⑩。夏，五月，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，劉備遂有漢中。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^⑪，以逼關中，問雍州刺史張旣，旣曰：「可勸使北出就穀以

避賊，前至者厚其寵賞，則先者知利，後必慕之。」操從之，使既之武都，徙氏五萬餘落，出居扶風、天水界。^⑤

(五) 武威顏俊、張掖和鸞、酒泉黃華、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，自號將軍，更相攻擊。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爲質以求助，操問張既，既曰：「俊等外假國威，內生傲悖，計定勢足，後卽反耳。今方事定蜀，且宜兩存而圖之，猶卞莊子之刺虎，坐收其敝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歲餘，鸞遂殺俊，武威王祕又殺鸞。

(六) 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，殺房陵太守蒯祺，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，統達軍，與達會攻上庸，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，備加耽征北將軍，領上庸太守；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、西城太守。

(七) 秋，七月，劉備自稱漢中王，設壇場於沔陽，陳兵列衆，羣臣陪位，讀奏訖，乃拜受璽綬，御王冠，因驛拜章，上還所假左將軍、宜城亭侯印綬。立子禪爲王太子。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，領漢中太守，以鎮漢中。備還治成都。以許靖爲太傅，灋正爲尙書令，關羽爲前將軍，張飛爲右將軍，馬超爲左將軍，黃忠爲後將軍，餘皆進位有差。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卽授關羽印綬，羽聞黃忠位與已並，怒

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。」不肯受拜。詩謂羽曰：「夫立王業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蕭、曹與高祖少小親舊，而陳、韓亡命後至，論其班列，韓最居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爲怨。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，隆崇漢室，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？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，同休等戚，禍福共之。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，爵祿之多少爲意也。僕一介之使，銜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還。但相爲惜此舉動，恐有後悔耳！」羽大感悟，遽卽受拜。

（八）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爲王后。

（九）孫權攻合肥。時諸州兵戍淮南，楊州刺史溫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：「此間雖有賊，然不足憂。今水潦方生，而子孝縣軍，無有遠備。關羽驍猾，政恐征南有變耳！」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，將軍傅士仁守公安，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。仁使左將軍于禁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。

八月，大霖雨，漢水溢，平地數丈，于禁等七軍皆沒。禁與諸將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船就攻之。禁等窮迫，遂降。龐德在隄上，被甲持弓，箭不虛發，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，羽攻益急，矢盡，短兵接，德戰益怒，氣愈壯，而水浸盛，吏士盡降，德乘小船欲還仁。

營，水盛船覆，失弓矢，獨抱船覆水中，爲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謂曰：「卿兄在漢中，我欲以卿爲將，不早降何爲？」德罵羽曰：「豎子，何謂降也？魏王帶甲百萬，威振天下，汝劉備庸才耳！豈能敵邪？我寧爲國家鬼，不爲賊將也！」羽殺之。魏王操聞之曰：「吾知子禁三十年，何意臨危處難，反不及龐德邪？」封德二子爲列侯。

羽急攻樊城，城得水，往往崩壞，衆皆惴懼。或謂曹仁曰：「今日之危，非力所支。可及羽圍未合，乘輕船夜走。」汝南太守滿寵曰：「山水速疾，冀其不久。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，自許以南，百姓擾擾，羽所以不敢遂進者，恐吾軍掎其後耳！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復國家有也。君宜待之！」仁曰：「善。」乃沈白馬，與軍人盟誓，同心固守。城中人馬纔數千人，城不沒者數板。羽乘船臨城，立圍數重，內外斷絕。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。荊州刺史胡修、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。

（一〇）初，沛國魏諷有感衆才，傾動鄴都，魏相國鍾繇辟以爲西曹掾。滎陽任覽與諷友善，同郡鄭袤，泰之子也，每謂覽曰：「諷姦雄，終必爲亂。」九月，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，未及期，禕懼而告之。太子丕誅諷，連坐死者數千人，鍾繇坐免官。

(一一)初，丞相主簿楊修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爲魏嗣，五官將丕患之，以車載廢簏^㉑內朝歌長吳質，與之謀。修以白魏王操，操未及推驗^㉒，丕懼，告質，質曰：「無害也，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。」脩復白之，推驗無人，操由是疑焉。其後植以驕縱見疏^㉓，而植故連綴脩不止，脩亦不敢自絕；每當就植，慮事有闕，忖度操意，豫作答教十餘條，敕門下：「教出，隨所問答之。」於是教裁出，答已入。操怪其捷，推問，始泄。操亦以脩袁術之甥，惡之，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，交關諸侯^㉔，收殺之。

(一二)魏王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，駐關中^㉕。關中營帥許攸^㉖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。操大怒，先伐之。羣臣多諫，宜招懷攸，共討彊敵。操橫刀於鄰^㉗，作色不聽。襲入欲諫，操逆謂之曰：「吾計已定，卿勿復言！」襲曰：「若殿下計是邪，臣方助殿下成之；若殿下計非邪，雖成宜改之。殿下逆臣勿言，何待下之不聞^㉘乎？」操曰：「許攸慢吾，如何可置？」襲曰：「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？」操曰：「凡人也。」襲曰：「夫惟賢知賢，惟聖知聖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？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，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。進不爲勇，退不爲仁。臣聞千鈞之弩，不爲鼷鼠發機；萬石之鍾，不以莛撞起音。●今區區之許攸，何足以勞神武哉？」操曰：「善。」遂厚撫攸，攸卽歸服。

(一三)冬，十月，魏王操至洛陽。

(一四)陸渾^⑤民孫狼等作亂，殺縣主簿，南附關羽。羽授狼印，給兵，還爲寇賊。自許以南，往往遙應羽，羽威震華夏，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。丞相軍司馬司馬懿、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：「于禁等爲水所沒，非戰攻之失，於國家大計，未足有損。劉備、孫權，外親內疎；關羽得志，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，則樊圍自解。」操從之。

初，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尙存，宜且撫輯關羽，與之同仇，不可失也。及呂蒙代肅屯陸口，以爲羽素驍雄，有兼并之心^⑥；且居國上流，其勢^⑦難久。密言於權曰：「今令征虜守南郡，潘璋住白帝^⑧，蔣欽將游兵萬人，循江上下，應敵所在，蒙爲國家前據襄陽，如此，何憂於操？何賴於羽？且羽君臣矜其詐力，所在仄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，以至尊聖明，蒙等尙存也。今不於彊壯時圖之，一旦僵仆^⑨，欲復陳力，其可得邪？」權曰：「今欲先取徐州，然後取羽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今操遠在河北，撫集幽、冀，未暇東顧，徐土守兵，聞不足言^⑩，往自可克；然地勢陸通^⑪，驍騎所騁，至尊今日取徐州，操後旬必來爭，雖以七八萬人守之，猶當懷憂^⑫。不如取羽，全據長

江，形勢益張，易爲守也。一權善之。

權嘗爲其子求昏^①於羽，羽罵其使，不許昏，權由是怒。及羽攻樊，呂蒙上曰：「羽討樊而多留備兵^②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衆還建業，以治疾爲名。羽聞之，必撤備兵，盡赴襄陽。大軍^③浮江，晝夜馳上^④，襲其空虛，則南郡^⑤可下，而羽可禽也。」遂稱病篤，權乃露檄^⑥召蒙還，陰與圖計。蒙下至蕪湖，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：「關羽接境，如何遠下？後不當可憂也！」蒙曰：「誠如來言，然我病篤。」遜曰：「羽矜其驍氣，陵轢於人。始有大功，意驕志逸，但務北進，未嫌^⑦於我。有相聞病，必益無備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見至尊，宜好爲計！」蒙曰：「羽素勇猛，旣難爲敵，且已據荊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膽勢益盛，未易圖也！」蒙至都，權曰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蒙對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^⑧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^⑨，終可大任，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無復是過^⑩也。若用之，當令外自韜隱^⑪，內察形便，然後可克。」權乃召遜，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。

遜至陸口，爲書與羽，稱其功美，深自謙抑，爲盡忠自託之意。羽意大安，無復所嫌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遜具啓形狀，陳其可禽之要。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，糧食乏絕，擅取權